



丑家

张恨水
著

【上卷】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金石家

【上卷】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张恨水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粉世家/张恨水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8

ISBN 978-7-5354-3808-9

I. 金… II. 张… III. 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0472 号

策 划:尹志勇

责任编辑:曾 莉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校对:陈 琪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汉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45.625 插页:2

版次: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014 千字

定价:68.00 元(上、下)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嗟夫！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吾有家人相与终日饮食团聚，至乐也。然而今日饮食团聚，明日而仍饮食团聚否？未可卜也。吾有吾身，今日品茗吟诗，微醺登榻，至逸也。然则今日如此，明日仍如此否？又未可知也。最亲近者莫如家人，最能自主者莫如吾身，而吾家吾身，吾终莫能操其聚散生死之权。然而茫茫宇宙间，果何物尚能为吾有耶？吾自有知识以来，而读书，而就职业，而娶妻，而立家庭，劳矣！而劳之结果，仅仅能顾今日，且仅仅能顾今日之目前。可痛已！何以言之？请以事为证。吾闻某小说家，操笔为文，不及半页之纸，伏案而卒，其死已速矣。又闻某逸老夫人作雀牌之戏，将成巨和，喜色溢于面，同座一中风出，为上家拦而和之，某夫人一忿而绝，其死又更速也。某小说家于其所写最后一页稿之先，安知其不终篇耶？某夫人于中风刚出，上家尚未拦和之一刹那，又安知其生命即毕于是耶？嗟夫！人生如此，岂非玄妙不可捉摸之一悲剧乎？此事吾早知之，吾乃不敢少想，少想则吾将片刻不得宁息，惟惴惴然惧死神之傍吾左右而已。何以忘之？作庄子达观而已矣。此古人所谓不作无益之事，曷遣有涯之生者也。

吾之作《金粉世家》也，初尝作此想，以为吾作小说，何如使人愿看吾书？断而更进一步思之，何如使人读吾之小说而有益？至今思之，此又何必？读者诸公，于其工作完毕，茶余酒后，或甚感无聊，或偶然兴至，略取一读，藉消磨其片刻之时光。而吾书所言，或又不至于陷读者于不义，是亦足矣。主义非吾所敢谈也，文章亦非吾所敢谈也，吾作小说，令人读之而不否认其为小说，便已毕其使命矣。今有人责吾浅陋，吾即乐认为浅陋，今有人责吾无聊，吾即乐认为无聊。盖小说为通俗文字，把笔为此，即不免浅陋与无聊；华国文章，深山名著，此别有人在，非吾所敢知也。明夫此，《金粉世家》之有无其事？《金粉世家》之是何命意？都可不问。有人曰：此颇似取径《红楼梦》，可曰新红楼梦。吾曰：唯唯。又有人曰：此颇似溶合近代之数朱门状况，而为之缩写一照。吾又曰：唯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孰能必其一律？听之而已，吾又何必辩哉？

此书凡八十万言，吾每日书五六百言，起端以至于终篇，约可六年。吾初作是书时，大女慰儿，方牙牙学语，继而能行矣，能无不能语矣，能上学矣，上学且二年矣，而吾书乃毕。此不但书中人应有其悲欢离合，吾作书毕，且不禁喟然曰：树犹如此也。然而吾书作尾声之时，吾幼女康儿方夭亡，悲未能自己，不觉随笔插入文中，自以为足纪念吾儿也。乃不及二十余日，而长女慰儿，亦随其妹于地下。吾作尾声之时，自觉悲痛，不料作序文之时，又更悲痛也。今慰儿亦夭亡十余日矣，料此书出版，儿墓草深当尺许也。当吾日日写《金粉世家》，慰儿至案前索果饵钱时，常窃视曰：“勿扰父，父方作《金粉世家》也。”今吾作序，同

此明窗，同此书案，掉首而顾，吾儿何在？嗟夫！人生事之不可捉摸，大抵如是也。忆吾十六七岁时，读名人书，深慕徐霞客之为人，誓游名山大川。至二十五六岁时，酷好词章，便又欲读书种菜，但得富如袁枚之筑园小仓，或贫如陶潜之门种五柳。至三十岁以来，则饱受社会人士之教训，但愿一杖一盂，作一游方和尚而已。顾有时儿女情重，辄又忘之。今吾儿死，吾深感人生不过如是，富贵何为？名利何为？作和尚之念，又滋深也。此以吾思想而作小说，所以然，《金粉世家》之如此开篇，如此终场者矣。

夫此书亦覆瓿之物而已，然若干年月，或尚有存者，于其时读者取而读之，索吾于深林古庙间乎？索吾于名山大川间乎？仍索吾于明窗净几间乎？甚至索吾于荒烟蔓草间乎？人生无常，吾何能知也？书犹如是，序文犹如是，人之将来，不可测矣。此一点感慨，扩而充之，《金粉世家》之起迄，易于下笔者也。语曰：“读者书，不知其人可乎？”小说虽小道，例不外此也。求读者知吾，即求读者之知《金粉世家》耳。此又吾为《金粉世家》序，只述吾之片段感想者矣。凡百君子，匡而进之，吾固乐于拜而受之。或言于小说以外，则不敢知也。书至此，烈日当空，槐荫满地，永巷中卖蒸糕者方吆唤而过，正吾儿昔日于书案前索果饵钱下学时也。同此午日，同此槐荫，同此书案，同此卖蒸糕者吆唤声，而为日无多，吾儿永不现其声音笑貌矣。嗟夫！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

1932.6.18 张恨水序于北京

楔 子	燕市书春奇才惊客过 朱门忆旧热泪向人弹	001
第 一 回	陌上闲游坠鞭惊素女 阶前小谑策杖戏娇嬛	007
第 二 回	月夜访情俦重来永巷 绮宴招腻友双款幽斋	013
第 三 回	遣使接芳邻巧言善诱 通幽羨老屋重价相求	018
第 四 回	屋自穴东墙暗惊乍见 人来尽乡礼共感隆情	023
第 五 回	春服为亲筹来供锦盒 歌台得小聚同坐归车	029
第 六 回	倩影不能描枣花帘底 清歌何处起杨柳楼前	035
第 七 回	空弄娇嗔看山散游伴 故藏机巧赠婢戏青年	040
第 八 回	大会无遮艳情闹芍药 春装可念新饰配珍珠	046
第 九 回	题扇通情别号夸高雅 修书祝寿隆仪慰寂寥	051
第 十 回	一队诗人解诗兼颂祷 半天韵事斗韵极酸麻	057
第十一回	独具慧心诗媛疑醉语 别饶兴趣闺秀有欧风	064
第十二回	花月四围尽情吐心事 竹城一战有意作调人	070
第十三回	约指勾金名山结誓后 撩人杯酒小宴定情时	077
第十四回	隔户听闺嘲漏传消息 登堂难客问怒起风波	083
第十五回	盛会伴名姝夫人学得 令仪夸上客吉士诱之	090
第十六回	种玉问侯门尺书求友 系绳烦情使杯酒联欢	097
第十七回	歌院重逢自惭真面目 绣花独赏暗寓爱根苗	104
第十八回	谨谢主人怜不为绿叶 难明女儿意终惜明珠	111

第十九回	初议佳期快谈银幕下 又蒙厚惠释虑白镪中	116
第二十回	传字粉奁会心还密柬 藏身花架得意听娇声	122
第二十一回	爱海独航依人逃小鸟 情场别悟结伴看闲花	128
第二十二回	眷眷初逢寻芳过夜半 沉沉晚醉踏月到天明	134
第二十三回	芳影突生疑细君兴妒 闲身频作乐公子呼穷	139
第二十四回	远交近攻一家连竹阵 上和下睦三婢闹书斋	145
第二十五回	一扇想遮藏良人道苦 两宵疑阻隔少女情痴	152
第二十六回	屡泄春光偕行露秀色 别翻花样说古听乡音	157
第二十七回	玉趾暗来会心情脉脉 高轩乍过握手话绵绵	163
第二十八回	携妓消愁是非都不白 醪金献寿授受各相宜	170
第二十九回	小集腾欢举家生笑谑 隆仪敬领满目喜琳琅	176
第三十回	粉墨登场难为贤伉俪 黄金论价欲组小家庭	182
第三十一回	藕断丝连挥金营外室 夜阑人静倚枕泣空房	189
第三十二回	妇令夫从笑煞终归鹤 弟为兄隐瞒将善吼狮	195
第三十三回	笔语欺智囊歌场秘史 馈肴成画饼醋海微波	202
第三十四回	纨绔聚豪家灭灯醉月 艳姬伴夜宴和索当歌	209
第三十五回	佳节动襟怀补游郊外 秋光扑眉宇更入山中	215
第三十六回	山馆留宾归途行不得 月窗寻梦旅舍夜如何	222
第三十七回	兄弟各多情丛生韵事 友朋何独妒忽绝游踪	228

第三十八回	拥翠依红无人不含笑 勾心斗角有女乞垂怜	235
第三十九回	情电逐踪来争笑甜蜜 小星含泪问故示宽宏	241
第四十回	胜负不分斗牌酬密令 老少咸集把酒闹新居	247
第四十一回	当面作醉容明施巧计 隔屏说闲话暗泄情关	254
第四十二回	云破月来良人避豕妇 莺嗔燕咤娇妾屈家翁	261
第四十三回	绿暗红愁娇羞说秘事 水落石出惆怅卜婚期	268
第四十四回	水乳樽前各增心上喜 参商局外偏向局中愁	274
第四十五回	瓜蔓内援时狂施舌辩 椿萱淡视处忽起禅机	281
第四十六回	手足情深芸篇诳老父 夫妻道苦莲舌弄良人	288
第四十七回	屡数奇珍量珠羨求凤 一谈信物解佩快乘龙	295
第四十八回	谐谑有余情笑生别墅 咄嗟成盛典喜溢朱门	301
第四十九回	吉日集群英众星拱月 华堂成大礼美眷如仙	307
第五十回	新妇见家人一堂沆瀣 少年避众客十目驰骋	313
第五十一回	顷刻千金诗吟花烛夜 中西一贯礼别缙绅家	319
第五十二回	有约斯来畅谈分小惠 过门不入辣语启微嫌	325
第五十三回	永夜涌心潮新婚味苦 暇居生口角多室情难	331
第五十四回	珍品分输付资则老母 债台暗筑济款是夫人	338
第五十五回	出入一人钱皱眉有自 奔忙两家事慰醉无由	344
第五十六回	授柬示高情分金解困 登堂瞻盛泽除夕承欢	350

第五十七回	暗访寒家追恩原不忝 遣怀舞榭相见若为情	357
第五十八回	情种恨风波醉真拼命 严父嗤豚犬忿欲分居	363
第五十九回	绝路转佳音上官筹策 深闺成秘画浪子登程	370
第六十回	渴慕未忘通媒烦说客 坠欢可拾补过走情邮	376
第六十一回	利舌似联珠诛求无厌 名花成断絮浪漫堪疑	383
第六十二回	叩户喜重逢谁能遣此 登门求独见人何以堪	389
第六十三回	席卷香巢美人何处去 躬参盛会知己有因来	396
第六十四回	若不经心清谈销永日 何曾有恨闲话种深仇	403
第六十五回	鹰犬亦工谗含沙射影 芝兰能独秀饮泣吞声	410
第六十六回	含笑看蛮花可怜模样 吟诗问止水无限情怀	417
第六十七回	一客远归来落花早谢 合家都忭悦玉树双辉	424
第六十八回	堂上说狂欢召优志庆 车前惊乍过迎伴留痕	431
第六十九回	野草闲花突来空引怨 翠帘绣幕静坐暗生愁	437
第七十回	救友肯驰驱弥缝黑幕 释囚何慷慨接受黄金	444
第七十一回	四座惊奇引觞成眷属 两厢默契坠帕种相思	451
第七十二回	苦笑道多财难中求助 逍遥为急使忙里偷闲	457
第七十三回	扶榻问黄金心医解困 并头嘲白发蔗境分甘	464
第七十四回	三戒异时微言寓深意 百花同寿断句写哀思	471
第七十五回	日半登楼祝嘏开小宴 酒酣谢席赴约赏浓装	478

第七十六回	声色无边群居春夜短 风云不测一醉泰山颓	484
第七十七回	百药已无灵中西杂进 一瞑终不视老幼同哀	491
第七十八回	不惜铺张慎终成大典 漫云长厚殉节见真情	497
第七十九回	苍莽前途病床谈事业 凄凉小院雨夜忆家山	504
第八十回	发奋笑空劳寻书未读 理财谋悉据借箸高谈	510
第八十一回	飞鸟投林夜窗闻愤语 杯蛇幻影晚巷走奔车	517
第八十二回	匣剑帷灯是非身外事 素车白马冷热个中人	524
第八十三回	对簿理家财群雏失望 当堂争遗产一母伤心	531
第八十四回	得失爱何曾愤来逐鹿 逍遥哀自己丧后游园	538
第八十五回	衰服近优伶不亏好友 红颜计柴米貽笑方家	544
第八十六回	白玉锡佳名二花争艳 黄金供滥用一客无愁	551
第八十七回	私念故乡偏房兴去意 忽翻陈案记室背崇恩	557
第八十八回	故主宣言群奴半日散 旁人屈指一子八月生	563
第八十九回	临榻看新孙难言此隐 怀金窥上客愿为谁容	569
第九十回	露影太荒唐封金预告 怀诗忽解脱对月长嗟	576
第九十一回	泉水出山残文留旧迹 衣衫刺目烈火灭余痕	582
第九十二回	伏枕染重疴母怀戚戚 传笺盼一顾郎趾匆匆	588
第九十三回	半夜驰车娓娓谈浮海 清晨破镜凄凉卜下场	594
第九十四回	病榻起疑团乍惊惨色 情场增裂缝各动离怀	600

第九十五回	强夺珠针病狂怀璧遁 永离鸳帐封步闭楼居	607
第九十六回	风景不殊游踪增感慨 情怀莫逆闲话自缠绵	613
第九十七回	冰炭人情失官求内助 泥云身世访主忆前情	619
第九十八回	院宇见榛芜大家中落 主翁成骨肉小婢高攀	625
第九十九回	谈笑弄娇嗔新装十索 言行失常态情局孤忙	630
第一百回	惨语断生平小楼伴佛 狂呼惊夜半烈焰冲霄	636
第一百一回	两老恻慈怀共看瓦砾 同胞作愤语全没心肝	642
第一百二回	对客道烦忧初尝苦境 替人流急泪重见残装	648
第一百三回	对坐无聊愁城生怨色 远来有意情海起新澜	654
第一百四回	上室迎宾故谈风土好 大庭训子严斥羽毛丰	660
第一百五回	得意让花骄权门夜叩 失踪惊屋闭旧巷空来	666
第一百六回	亦假亦真旧邻传噩耗 疑非疑是胜地觅芳踪	672
第一百七回	决绝一书旧家成隔世 模糊双影盛事忆当年	677
第一百八回	寄爱写小诗投邮有意 对亲作快语析产何惭	682
第一百九回	巨室瓜分最怜孺子去 情场球戏难受美人狂	688
第一百十回	航海倚英雌更谋捷径 弃家付儿辈独隐名山	695
第一百十一回	驴背遇穷途昙花一现 禅心伤晚节珠泪双垂	703
第一百十二回	金粉各飘零情场永别 轮蹄相驰逐旧事重提	711
尾 声	消息索哀词人悲秋扇 生涯寄幻影梦老春婆	719

楔子

燕市书春奇才惊客过
朱门忆旧热泪向人弹

人生的岁月，如流水地一般过去。记得满街小摊子上，摆着泥塑的兔儿爷，忙着过中秋，好像是昨日的事。可是一走上街去，花爆摊，花灯架，宜春帖子，又一样一样地陈设出来，原来要过旧历年了。到了过年，由小孩子到老人家，都应得忙一忙。在我们这样一年忙到头的人，倒不算什么，除了焦着几笔柴米大账，没法交代而外，一律和平常一样。到了除夕前四五日，一部分的工作已停，反觉消闲些啦。这日是废历的二十六日，是西城白塔寺庙会的日子。下半天没有什么事情，便想到庙里去买点梅花水仙，也点缀点缀年景。一起这个念头，便不由得坐车上街去。到了西四牌楼，只见由西而来，往西而去的，比平常多了。有些人手上提着大包小件的东西，中间带上一个小孩玩的红纸灯笼，这就知道是办年货的。再往西走，卖历书的，卖月份牌的，卖杂拌年果子的，渐渐接触眼帘，给人要过年的印象，那就深了。快到白塔寺，街边的墙壁上，一簇一簇的红纸对联挂在那里，红对联下面，大概总摆着一张小桌，桌上一个大砚池，几只糊满了墨汁的碗，四五支大小笔。桌子边，照例站一两个穿破旧衣服的男子。这种人叫作书春的。就是趁着新年，写几副春联，让人家买去贴，虽然不外乎卖字，买卖行名却不差，叫作书春。但是这种书春的，却不一定都是文人。有些不大读书的人，因为字写得还像样些，也作这行买卖。所以一般人对于书春的也只看他为算命看相之流，不十分注意。就是在下落拓京华，对于风尘中人物，每引为同病，而对于书春的，却也是不大注意。

这时我到了庙门口，下了车子，正要进庙，一眼看见东南角上，围着一大群人在那里推推拥拥。当时我的好奇心动，丢了庙不进去，走过街，且向那边看看。我站在一群人的背后，由人家肩膀上伸着头，向里看去，只见一个三十附近的中年妇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在那里写春联。旁边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妇人，却在那里收钱，向看的人说话。原来这个妇人书春，和别人不同，别人都是写好了，挂在那里卖；她却是要人家买，她再写。人家说是要贴在大门口的，她就写一副合于大门的口气的，人家说要贴在客堂里的，她就写一副合于客堂的口气的。我心里想，这也罢了，无非卖弄她能写字而已。至于联文，自然是对联书上抄下来的。但是也难为她记得。我这样想时，猛抬头，只见墙上贴着一张红纸，行书一张广告。上面是：



飘茵阁书春价目

诸公赐顾，言明是贴在何处者，当面便写。文用旧联，小副钱费二角，中副三角，大副四角。命题每联一元，嵌字加倍。

这时候我的好奇心动，心想，她真有这个能耐？再看看她，那广告上，直截了当，一字是一字，倒没有什么江湖话。也许她真是个读书种子，贫而出此。但是那飘茵阁三字，明明是飘茵坠溺的意思，难道她是浔阳江上的一流人物？我在一边这样想时，她已经给人写起一副小对联，笔姿很是秀逸。对联写完，她用两只手撑着桌子，抬起头来，微微嘘了一口气。我看她的脸色，虽然十分憔悴，但是手脸洗得干净，头发理得齐整，一望而知，她年青时也是一个美妇人了。我一面张望，一面由人丛中挤了上前。那个桌子一边的老妇人，早对着我笑面相迎，问道：“先生要买对联吗？”我被她一问，却不好意思说并不要对联。只得说道：“要一副，但是要嵌字呢，立刻也就有吗？”那个写字的妇人，对我浑身上下看了一眼，似乎知道我也是个识字的人。便带着笑容插嘴道：“这个可不敢说。因为字有容易嵌上的，有不容易嵌的，不能一概而论。若是眼面前的熟字眼，勉强总可以试一试。”我听她这话，虽然很谦逊，言外却是很有把握似的。我既有心当面试她一试，又不免有同是沦落之感，要周济周济她。于是我便顺手在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来。这些围着在那里看的人，看见我将名片拿出来，都不由得把眼睛射到我身上。我拿着名片，递给那个老妇人，那个老妇人看了一眼，又转递给那书春的妇人。我便说道：“我倒不要什么春联，请你把我的职业，做上一副对联就行，用不着什么颂扬的口气。”那妇人一看我的名片，是个业余新闻记者的，署名却是文丐。笑道：“这位先生如何太谦？我就把尊名和贵业做十四个字，行么？”我道：“那更好了。”她又笑道：“写得本来不像个东西，做得又不好，先生不要笑话。”我道：“很愿意请教，不必客气。”她在裁好了的一叠纸中，抽出两张来，用手指甲略微画了一点痕迹，大概分出七个格子。于是分了一张，铺在桌上，用一个铜镇纸将纸压住了。然后将一支大笔，伸到砚池里去蘸墨。一面蘸墨，一面偏着头想。不到两三分钟的工夫，她脸上微露一点笑容，于是提起笔来，就在纸上写了下去。七个字写完，原来是：

文章直至饥臣朔。

我一看，早吃了一大惊，不料她居然能此。这分明是切文丐两个字做的。用东方朔的典来咏文丐，那是再冠冕没有的了。而且直至两个字衬托得极好。饥字更是活用了。她将这一联写好，和那老妇人牵着，慢慢地铺在地下。从从容容，又来写下联。那七个字是：

斧钺终难屈董狐。

这下一联，虽然是个现成的典，但是她在董狐上面，加了终难屈三个字，用的是活对法，便觉生动而不呆板。这种的活对法，不是在词章一道下过一番苦功夫的人，决不能措之裕如。到了这时，不由得我不十二分佩服。叫我当着众人递两块钱给她，我觉得过于唐突了。虽然这些买对联的人，拿出三毛五毛，拿一副对联就走。可是我认她也是读书识字的，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样藐视文人的事，我总是不肯做的。我便笑着和老妇人道：“这

对联没有干,暂时我不能拿走。我还有一点小事要到别处去,回头我的事情完了,再来拿。如是晏些,收了摊子,到你府上去拿,也可以吗?”那老妇人还犹疑未决,书春的妇人,一口便答应道:“可以可以!舍下就住在这庙后一个小胡同里。门口有两株槐树,白板门上有一张红纸,写冷宅两个字,那就是舍下。”我见她说得这样详细,一定是欢迎我去的了,点了一个头,和她作别,便退出了人丛。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事,不过是一句遁词。我在西城两个朋友家里,各坐谈了一阵,日已西下,估计收了摊子了,便照着那妇人所说,去寻她家所在。果然,那个小胡同里,有两株大槐树,槐树下面,有两扇小白门。我正在敲门问时,只见那两个妇人提着篮子,背着零碎东西,由胡同那头走了过来。我正打算打招呼,那个老妇人早看见了我,便喊道:“那位先生,这就是我们家里。”她们一面招呼,一面已走上前,便让我进里面去坐。我走进大门一看,是个极小的院子,仅仅只有北房两间,厢房一间。她让进了北屋,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带着一个上十岁的男孩子,在那里围着白泥炉子向火。见了我进来,起身让座。这屋子像是一间正屋,却横七竖八摆了四五张桌椅,又仿佛是个小小的私塾。那个老妇人,自去收拾拿回来的东西。那书春的妇人,却和那个老头子,来陪我说话。我便先问那老人姓名,他说他叫韩观久。我道:“这里不是府上一家住吗?”韩观久道:“也可以说是一家,也可以说是两家。”便指着那妇人道:“这是我家姑奶奶,她姓冷,所以两家也是一家。”我听了这话不懂,越发摸不着头脑。那妇人知道我的意思,便道:“不瞒你先生说,我是一个六亲无靠的人。刚才那个老太太,我就是她喂大的,这是我妈妈爹呢。”我这才明白了,那老妇人是她乳母,这老人是乳母的丈夫呢。这时我可为难起来,要和这个妇人谈话了,我称她为太太呢,还是称她为女士呢?且先含糊着问道:“贵姓是冷?”对道:“姓金,姓冷是娘家的姓呢。”我这才敢断定她是一位妇人。便道:“金太太的才学,我实在佩服。蒙你写的一副对联,实在好。”金太太叹了一口气,说道:“这实在也是不得已才去这样抛头露面。稍微有点学问有志气的人,宁可饿死,也不能做这沿街鼓板一样的生活,哪里谈到好坏?本来呢,我自己可以不必出面,因为托我妈妈爹去卖了一天,连纸钱都没有卖出来,所以我想了一个下策,亲自出去。以为人家看见是妇人书春,好奇心动,必定能买到一两副的。”说着脸一红。又道:“这是多么惭愧的事!”我说:“现在潮流所趋,男女都讲究经济独立,自谋生活,这有什么做不得?”金太太道:“我也只是把这话来安慰自己,不过一个人什么事不能做,何必落到这步田地呢?”我道:“卖字也是读书人本色,这又何妨?我看这屋子里有许多小书桌,平常金太太也教几个学生吗?”金太太指着那个男孩子道:“一来为教他,二来借此混几个学费;其实也是有限得很,还靠着晚上做手工来补救。”我说:“这位是令郎吗?”金太太凄然道:“正是。不为他,我何必还受这种苦,早一闭眼睛去了。”便对那孩子道:“客来了,也不懂一点礼节,只躲到一边去,还不过来鞠躬。”那孩子听说,果然过来和我一鞠躬。我执着他孩子的手,一看他五官端正,白白净净的。手指甲剪得短短的,身上穿的蓝布棉袍,袖口却是干净,并没有墨迹和积垢。只看这种小小的习惯,就知道金太太是个贤淑的人,更可钦佩。但是学问如此,道德又如彼,何至于此呢?只是我和人家初交,这是人家的秘密,是不便于过问的,也只好放在心里。不过我替她惋惜的观念,就越发深了。我本来愁着要酬报她的两块钱,无法出手。这时我便在身上掏出皮夹来,看一看里面,只有三张五元的钞票。我一想,像我文巧,当这岁暮天寒的时候,决计没有三元五元接济别人的力量。但是退一步想,她的境遇,总不如我,便多送



她三元，念在斯文一脉，也分所应当。一刹那间，我的恻隐心，战胜了我的吝啬心，便拿了一张五元钞票，放在那小孩子手里。说道：“快过年了，这个拿去逛厂甸买花爆放罢。”金太太看见，连忙站起来，将手一拦那小孩。笑着说道：“这个断乎不敢受！”我说：“金太太你不必客气。我文丐朝不保夕，决不能像慷慨好施的人随便。我既然拿出来了，我自有十二分的诚意，我决计是不能收回的。”金太太见我执意如此，谅是辞不了的，便叫小孩子对我道谢，将款收了。那个老妇人，已用两只洋瓷杯子斟上两杯茶来。两只杯子虽然擦得甚是干净，可是外面一层珐琅瓷，十落五六，成了半只铁碗。杯子里的茶叶，也就带着半寸长的茶叶棍儿，浮在水面上。我由此推想他们平常的日子，都是最简陋的了。我和他们谈了一会，将她对联取了，自回家去，把这事也就扔下了。

过了几天，已是新年，我把那副对联贴在书房门口。我的朋友来了，看见那字并不是我的笔迹，便问是哪个写的。我抱着逢人说项的意思，只要人家一问，我就把金太太的身世，对人说了，大家都不免叹息一番。也是事有凑巧，新正月初七日，我预备了几样家乡菜，邀了七八个朋友，在家里尽一日之乐。大家正谈得高兴的时候，金太太那个儿子，忽然到我这里来拜年，并且送了我一部木版的《唐宋诗醇》。那小孩子说：“这是家里藏的旧书，还没有残破，请先生留下。”他说完，就去了。我送到大门口，只见他母亲的妈妈爹在门口等着呢。我回头和大家一讨论，大家都说：“这位金太太，虽然穷，很是介介，所以她多收你三四块钱，就送你一部书。而且她很懂礼，你看她叫妈妈爹送爱子来拜年，却不是以寻常人相待呢。”我就说：“既然大家都很钦佩金太太，何不帮她一个忙？”大家都说：“忙要怎样帮法？”我说：“若是送她钱，她是不要的，最好是和她找一个馆地。一面介绍她到书局里去，让她卖些稿子。”大家说：“也只有如此。”又过了几天，居然和她找到一所馆地。

我便亲自到金太太家里去，把话告诉她。她听了我的话，自然是感激，便问：“东家在哪儿？”我说：“这家姓王，主人翁是一个大实业家，只教他家两位小姐。”金太太说：“是江苏人吗？”我道：“是江苏人。”金太太紧接着说：“他是住在东城太阳胡同吗？”我道：“是的。”金太太听说，脸色就变了。她顿了一顿。然后正色对我道：“多谢先生帮我的忙，但是这地方，我不能去。”我道：“他家虽是有钱，据一般人来说，也是一个文明人家。据我说，不至于轻慢金太太的。”金太太道：“你先生有所不知，这是我一家熟人，我不好意思去。”她口里这样说，那难堪之色，已经现于脸上。我一想，这里面一定有难言之隐，我一定要追着向前问，有刺探人家秘密之嫌。便道：“既然如此，不去也好，慢慢再想法子罢。”金太太道：“这王家，你先生认识吗？”我说：“不认识，不过我托敝友辗转介绍的。”金太太低头想了一想，说道：“你先生是个热心人，有话实说不妨。老实告诉先生，我一样地有个大家庭，和这王家就是亲戚啦。我落到这步田地……”说到这里，那头越发低下去了，半晌，不能抬起来。早有两点眼泪，落在她的衣襟上。这时，那个老妇人端了茶来，金太太搭讪着和那老妇人说话，背过脸去，抽出手绢，将眼睛擦了一擦。我捧着茶杯微微呷了一口茶，又呷二口茶，心里却有一句话要问她，那末，你家庭里那些人，哪里去了呢？但是我总怕说了出来，冲犯了人家，如此话到了舌尖，又吞了下去。这时，她似乎知道我看破了她伤心，于是勉强笑了一笑，说道：“先生不要见怪，我不是万分为难，先生给我介绍馆地，我决不会拒绝的。”我道：“这个我很明了，不必介意。”说完了这两句话，她无甚可说了，我也无甚可说了。屋子里沉寂寂的，倒是胡同外面卖水果糖食的小贩，敲着那铜碟儿声音，一阵阵送来。我又呷了几口茶，便起身告辞，约了过日再会。

我心里想,这样一个人,我猜她有些来历,果然不错。只是她所说的大家庭,究竟是怎样一个家庭呢?后来我把她的话,告诉了给她找馆地的那个朋友。那朋友很惊讶,说道:“难道是她呢?她怎样还在北京?”我问道:“你所说的她,指的是谁?”我那朋友摇摇头道:“这话太长,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的。若真是她,我一定要去见见。”我道:“她究竟是谁?你说给我听听看。”我的朋友道:“现在且不必告诉你,让我见了她以后,哪一天晚上你扇一炉子大火,沏一壶好茶,我们联床夜话,我来慢慢地告诉你,可当一部鼓儿词听呢。”他这样说,我也不能勉强。但是我急于要打破这个哑谜,到了次日,我便带他到金太太家里去,作为三次拜访。不料到了那里,那冷宅的一张纸条,已经撕去了。门口另换了一张招租的帖子。我和我的朋友都大失所望。我的朋友道:“不用说,这一定是她无疑了。她所以搬家,正是怕我来找她呀。既然到此,看不见人,进去看看屋子,也许在里面找到一点什么东西,更可以证明是她。”我觉得这话有理,便和他向前敲门。里面看守房子的人,以为我们是赁房的,便打开门引我二人进去。我们一面和看守屋子的人说话,一面把眼睛四周逡巡,但是房子里空空的,一点什么痕迹都没有。我的朋友,望着我,我望着他,彼此微笑了一笑。只好走出来。走到院子里,我的朋友,看见墙的犄角边,堆着一堆字纸。便故意对着看屋子的人道:“你们把字纸堆在这里,不怕造孽吗?”说时,走上前便将脚拨那字纸。我早已知道他的命意,于是两个人四道眼光,像四盏折光灯似的,射在字纸堆里。他用脚拨了几下,一弯腰便捡起一小卷字纸在手上。我看时,原来是一个纸抄小本子,烧了大半本,书面上也烧去了半截,只有“零草”两个字。这又用不着猜的,一定是诗词稿本之类了。我本想也在字纸堆里再寻一点东西,但是故意寻找,又恐怕看屋子的人多心,也就算了。我的朋友得了那个破本子,似乎很满意的,便对我说道:“走罢。”

我两人到了家里,什么事也不问,且先把那本残破本子,摊在桌上,赶紧地翻着看。但是书页经火烧了,业已枯焦。又经人手一盘,打开更是粉碎。只有那两页书的夹缝,不曾被火熏着,零零碎碎,还看得出一些字迹,大概这里面,也有小诗,也有小词。但是无论发现几个字,都是极悲哀的。一首落真韵的诗,有一大半看得出,是:

……莫当真,浪花风絮总无因。灯前闲理如来忏,两字伤心……

我不禁大惊道:“难道这底下是押身字?”我的朋友点点头道:“大概是吧。”我们轻轻翻了几天,居然翻到一首整诗,我的朋友道:“证据在这里了。你听,”他便念道:

铜沟流水出东墙,一叶芭蕉篆字香,不道水空消息断,只从鸦背看斜阳。

我说道:“胎息浑成,自是老手。只是这里面的话,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我的朋友道:“你看这里有两句词,越发明了。”我看时,是:

……说也解人难。几番向银灯背立,热泪偷弹。除是……

这几句词之后,又有两句相同的,比这更好。是:



……想当年，一番一回肠断。只泪珠向人……

金粉世家

我道：“诗词差不多都是可供吟咏的，可惜烧了。”我的朋友道：“岂但她的著作如此，就是她半生的事，也就够人可泣可歌呢。”我道：“你证明这个金太太，就是你说的那个她吗？”我的朋友道：“一点不错。”我说道：“这个她究竟是谁？你能够告诉我吗？”我的朋友道：“告诉可以告诉你。只是这话太长了，好像一部二十四史，难道我还从三皇五帝说起说到民国纪元为止吗？”我想他这话也是，便道：“好了，有了一个主意了。这回过年，过得我精穷，我正想做一两篇小说，卖几个钱来买米。既然这事可泣可歌，索性放长了日子干，你缓缓地告诉我，我缓缓地写出来，可以做一本小说。倘若其中有伤忠厚的，不妨将姓名地点一律隐去，也就不要紧了。”朋友笑道：“那倒不必，我怎样告诉你，你怎样写得了。须知我告诉你时，已是把姓名地点隐去了哩。再者我谈到人家的事，虽重繁华一方面，人家不是严东楼，我劝你也不要学王凤洲。”我微笑道：“你太高比，凭我也不会作出一部《金瓶梅》来，你只要把她现成的事迹告诉我，省我勾心斗角，布置局面，也就很乐意了。”我的朋友道：“设若我造一篇谣言哩？”我笑道：“当然我也写上。做小说又不是编历史，只要能自圆其说，管他什么来历？你替我搜罗好了材料，不强似我自造自写吗？”我的朋友见我如此说，自然不便推辞。而且看我文巧穷得太厉害了，也乐得赞助我做一篇小说，免得我逢人借贷。自这天起，我们不会面则已，一见面就谈金太太的小史。我的朋友一天所谈，足够我十天半个月的投稿。有时我的朋友不来，我还去找他谈话。所幸我这朋友，是个救急而又救穷的朋友，立意成就我这部小说，不嫌其烦地替我搜罗许多材料，供我铺张。自春至夏，自秋至冬，经一个年头。我这小说居然作完了。至于小说内容，是否可歌可泣，我也不知道。因为事实虽是不够那样的，但是我的笔笨写不出来，就不能令人可歌可泣了。好在下面就是小说的正文，请看官慢慢去研究罢。